

重慶市長驚風駭浪

楊森

當年重慶大撤退

告別重慶的前刻，我決定使重慶一百二十萬

同胞，對於國軍這次不得已的撤退，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，我不但不容有一件擾民的過失發生；而且還要在敵軍的緊逼之下，行列整齊，全軍而退。我這麼做的另一用意，也是對連連獲得倖勝的匪軍加以警告，不要以為國軍毫無戰志，全而潰退了。我們不過是轉移陣地而已，匪軍逼入太甚的話，轉過頭來我們還可以跟他們硬拼！

大礮、馬隊、戰車、卡車隊，依序轉進，我規定各部官兵必須服裝整潔，配備齊全，因此當這支拼湊起來的大軍通過重慶街頭，老百姓都以為我們是在舉行演習，不斷的有人跑到街上看熱鬧，隊伍通過兩路口，走到浮屠關，就是抗戰時期改稱復興關的那道高崗，我還命令隊伍停下來，重新調整一下。那曉得再往前走幾步，前隊站住，後面跟着立停，我帶人過去一看，這才發現在大軍撤退之前先走的人，直到這時仍還不

曾走上十里八里，急於離開重慶的太多，自浮屠關以外的公路上，人和車擠得滿滿的，路途壅塞，寸步難移。

身後，匪軍已經渡江，大部隊等於被阻在重慶大門口，回轉來打它一仗到是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可是這一打必定廢爛地方，而且會給無辜百姓造成很大的死傷，我心裏很急，帶衛士到前面親自探視，成渝公路向西北伸展，蜿蜒的大路上黑壓壓的一片，人擠人，車連車，喇叭狂鳴，人語喧嘩，這一條路簡直寸寸皆亂，派人出去維持秩序，真是談何容易，無可奈何我四下探望，當時

已是嚴冬，秋稻收割了好幾個月，田裏都是乾泥巴。我心裏在想，前面的這些人未免太蠢了，放着坦蕩平整的稻田不走，硬擠在公路上幹什麼呢。於是我立刻下令，大隊就從田裏繼續前進，人馬車炮，依然井然有序，步伐齊整，沿着公路超越過那些爭攘不休的人潮。

進發到山洞下面的老鷹岩，開始上坡，路面斜陡，繞山盤旋，直達山嶺。老鷹岩是其中最險

峻的一段，小路由一道陸橋下面通過，盤旋一圈，又到橋上去了，這時從橋上俯瞰橋下的路，兩者高度不過相差百十尺，但是已經多遠好幾里路了，這道橋搭在兩山之間，是名工程師的精心設計，見到的人莫不歎為奇觀，我對這處地方最熟悉，因為我有一幢別業，就建在老鷹岩附近。我知道，較小的那座山上有一個山洞，它可以控制這一帶的公路，形勢非常的險要。

大隊人馬將近老鷹岩，忽然聽到一聲令人股栗的巨響，一時間彷彿山崩岩裂，天搖地動，我一聽，就知道是那座山洞裏發生的爆炸，心中不免暗暗的着慌，因為如果這裏發生問題，成渝公路一中斷，這幾十萬撤退的人怎麼得了？我頓時下車，吩咐隊伍暫且停止前進，重慶市政府總務處長王聯奎和我亦步亦趨，須臾不離，我們帶了二十名衛士，爬上山去，路上一個人也看不見。

王聯奎勸我不必冒這麼大的危險，照說碰到這麼緊張的情況，應該先派尖兵搜索，那有總司

令來打頭陣的道理，搞不好，中了埋伏，或者猝然遇敵，都是極可能的。我說：照理說你的話是不錯的，但是我對這一帶太熟悉，再說，驟然遇見敵人，短兵相接，我雖然將近七十歲了，我自認不會輸給他們那些少年兒郎。

兩個人正議論，對面來了一個工人，攔住一問，他說他是在山上替人家看房子的，我問他方聽才到爆炸以後，看見過什麼人沒有？他說是確實不曾看到有人呀。我看他是個老實人，關照衛士把他放了。

再往前走，又遇見了一個學生，他正從山洞那邊過來。於是我問他是什麼人炸的山洞，他說：

「是穿黑衣服的人。」

我馬上就連想到彭斌，再問他究竟是怎麼的情形，他形容的說：穿黑衣服的人炸了山洞，洞裏炸死好多人啊。我急急的又問：炸死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呢？他的回答，大大的出乎我們意料之外，他說：

「炸死的也是穿黑衣服的人。」

這簡直就成了個謎嘛，我請那位同學給我們帶路，進了山洞，一看，地面上七橫八豎的，躺了二十多個，俯身下去探視，有的已經死去，有的斷手斷腳，支離破碎，躺在血泊之中呻吟，果不其然，這二十多個傷亡者，全都穿的是黑衣服，——也就是彭斌那邊的人。

我問他們：是誰把山洞炸了的，那些受傷的人，個個都說不知道。就在這時，我的衛士發現附近有兩部卡車，而且，洞裏還有許多炸藥堆置

着。

我一驚，急忙下令大家一同把傷者抬起，全部撤出洞去。洞裏還堆得有炸藥，萬一爆炸起來，我們誰都逃不掉。

衛士們曉得我一定要把炸藥的問題弄清楚，否則嚴重的爆炸，極可能破壞了公路，傷害路上屬集的部隊和老百姓，他們有人自告奮勇，冒死再進洞去查看，不一會兒，他們若無其事的拿了兩支炸藥出來，交到我的手上。

王聯奎大喊危險，我也顧不得了，細着手上的炸藥，天幸！炸藥上沒有信管。

到這時候，衛士才報告我：

「裏面的炸藥都是這樣的。」

「當真？」

「真的。」他們異口同聲的回答：「總司令不相信，你自己進去看嘛。」

「嗯，」我說：「我是進去去看一看。」然後我把手裏的炸藥高舉給身後的衛士看清楚：「毫無危險，洞裏的炸藥跟這個一樣，全都沒有裝信管！」

再帶人進去，仔細看明白了，果然炸藥全無信管，證實方才只不過是一場虛驚，我心釋然，命人把炸藥移開，傷者送下山去，暫時將這一宗懸案擱下，催動人馬，繼續往北轉進。

從山洞到歌樂山，到金剛坡，公路又要盤旋迂迴的下坡，由此而去壁山，沿着公路行進，最少還得一整天。但如自金剛坡走青石板小路，下山經土主場、青木關到壁山，大致半天就可以走到了。我爲了替大部隊打前鋒，開路，帶了四五

千名警察，就由小路以最快的速度，探最近的距離，先行趕赴壁山縣。

一到壁山，大事不好，因為公路又堵塞住了，壁山以南，自來風驛西向永川、榮昌，這一段兩百多里長的公路上，少說也有一萬輛以上的汽車，超過十萬的軍民，吵吵攘攘，你推我擠，但是，就因為路上有一座小橋建築不牢，載重量太差，車輛必須一一緩行通過，於是，又形成了一車如止水人如蜂！」

我抄小路走，跑到最前面的現場去一看，問題嚴重已極，因為那時候已經不單單是那座小橋的關係了，前面車子在慢慢的過橋，後頭根本就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？有的司機膽小，有的司機不耐久等，他們乾脆放棄汽車，自家落荒而逃。拋掉了的汽車，又成爲新的障礙，這種紊亂局面，不可能作任何緊急處置，爲了我所率領的那一支大軍的安全，我必須變更計劃，重新佈署。

好在我對四川地理瞭若指掌，折回壁山的途中，我反覆考慮，一到壁山，我便命令第一軍軍長陳鞠旋，叫他率部折向銅梁。

命令下達不久，陳鞠旋匆匆趕到，他要向我當面請示機宜，我忙不迭的先問他：

「你的部隊情況怎麼樣？」

他報告我說：他那一軍總共有九個團，現在他留一個團掩護大軍退却，除此之外，他只有一个師是完整的，其餘的部隊四散零落，想要很快的集中起來，恐怕很難。

我懂，我對他那一軍人的情況已經瞭然於心中，於是我再下令，大隊由壁山折北，改走川陝公

路，十一月三十日，那個風淒月冷的寒夜，我們就在銅梁住宿。

當時我為什麼急於改弦更張？急於離開璧山、來風驛一帶，從表面上看，固然是成渝公路前途阻礙重重，一時難以清出一條大軍行進的坦途，實際上，自從撤出重慶以後，我便有一重隱憂，深以為璧山至來風驛的這一段路問題最大。原來成渝公路以重慶為起點開始北上，一出重慶，便由於山勢地形的影響，曲折盤旋，峯迴路轉，自歌樂山達到青木關還是由南往北，可是一過青木關，公路却又轉折向南，到璧山，恰和嘉陵江畔的磁器口連成一條平行直線，兩點之間的直線距離。不過二十公里，再往南走，還沒有到來風驛，竟然跟白市驛相距密邇了，共匪打到白市驛的時候，大重慶才開始撤退，如果匪軍知兵，不要先搶着進重慶城，由白市驛往西，出一支軍，翻過那些五六百公尺的小山，進竄璧山至來風驛一線，那麼，不但我所率領的這支大部隊，會被他們攔腰截擊，潰不成軍，連那數以萬計的汽車，十萬以上的軍民，全都落入他們的掌握。

光有部隊沒得官長

十一月三十日，在川中重鎮銅梁休息一夜，翌晨，我還是把總司令部作為先頭部隊，為後面的大軍鳴鑼喝道，那天早上我一起身便率隊向潼南進發，一路之上情況混亂已極，觸目所及，全是散兵游勇，三五成羣，急急北走。我派人去問他們的番號，有人說是陳鞠旅的部屬，有人說羅廣文是他們的司令官。

一聽到還有羅廣文的部眾在，我精神一振，遣衛士去把他們叫了來，我對他們溫語相加，道過勞乏，然後再問他們，羅廣文的那一支大軍，既沒有打，也不會降，究竟是飛到那裏去了？

根據他們的報告、歸納起來，加以判斷，羅廣文還有一師人在榮昌，另一師人在深山裏四散奔逃，更其令我興奮的是，他們眾口一詞，都說是羅廣文有一師人撤到銅梁，我想這一師人既然不會經過陣仗，照說一定是人馬槍械齊全，糧秣彈藥充分，只要將他們拉過來，就是一支強勁有力的完整部隊，有這一支部隊納入我的建制，必然可以充份發揮力量，姑且不管羅廣文逃到那裏去了，多少也能補償一下中央對於這支新軍的失望。

於是我即刻命令他們：

「趕緊去把你們的官長找來。」

「趕緊去把你們的官長找來。」

冷水：「報告楊總司令，我們沒有官長了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我勃然色變：「天下那有這個道理，你們的部隊還在，官長倒沒有了！」

「確實是沒有了，總司令，」他們愁眉苦臉

的答說：「官長老早就開溜了，他們貪生怕死，真不要臉！」說到這裏，他們的激憤鄙夷之情，溢於言表，「他們就怕共匪認出他們的身分，穿起我們士兵的服裝，就混雜在亂兵難民的隊伍裏面走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你們不要多說了。」我很痛心的揮揮手，羅廣文，不談也罷，我能够想像得到他那些幹部的怯懦畏懼，六神無主。這就是羅

廣文編練的新軍，一旦要打仗了，軍官對於士兵也是眼不見為「安」，士兵對於軍官，當然，更樂得看不到為妙了。

我在潼南等了兩天，陳鞠旅大大的漏了一手，他居然帶了完整的兩個師，來向我報到。他告訴我，他有一位團長拒匪陣亡。我不由肅然起敵，深表震悼。

這一天，我們仍還沿着川陝公路北進，逐步退守遂寧，遂寧縣城座落在涪江西岸，它是川中要衝，由此向北，可以出劍閣而入陝西，折向西南，經樂至、簡陽，再一個大站就是成都。而且遂寧負山面水，形勢是攻難守易，我為了遵從總裁先求穩定再打出去的川局決策，很想利用遂寧的天險，借重陳鞠旅這兩個師，就地和匪軍打一仗，勝則可以穩定四川大局，敗亦無妨繼續轉進。我有這個決心，但是當時頗為躊躇，因為部隊是陳鞠旅辛辛苦苦集中而來的，就怕他肯效力。

考慮很久，最後我很婉轉的試探提出我的意見，我跟陳鞠旅說：

「如今之計，儘往北走也不是辦法。假使我們要北上成都，部署成都平原保衛戰，最低限度，我們也要守住成都外圍的幾個據點。遂寧是成都東邊的屏障，依我之見，匪軍還遠得很，我們不妨從容佈署防務，就在這裏跟共匪打一仗。」

陳鞠旅一開口，我就曉得他還想保全實力，他不肯在遂寧阻敵，當時他回答我說：

「遂寧不是打仗的好地方，現在，可以作戰的部隊都在成都，況且，用警察來正式作戰，只

怕也不相宜。」

聽了他這幾句話，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氣，我原想跟他推心置腹，共挽狂瀾，那曉得他竟然這麼厲害，幾句話堵得我無詞以對。他這個回答不是很明白嗎？第一，他不想在遂寧打仗，第二，他暗示他急於要到成都去，第三，如果我一定要打，那麼，他請我調遣我從重慶帶來的那批警察上陣，至於他的第一軍，簡而言之句話：「恕不奉陪。」

好了，遂寧也無法可守了，我為成全陳鞠旅的「決心」，我打電話報告上峯，把他調赴成都。

在遂寧只停一天，不幸事件接踵而來，先是，我膺命出任重慶衛戍總司令，彭斌和陳鞠旅一樣，同時納入我的建制，接受我的指揮，自重慶撤退，大軍轉進，輾轉北上，彭斌一路都在向我要錢，我沒有錢，只好應付他說：「等我們到了成都再說。」

每每，他用威脅要挾的口吻問我說：

「你命令我到成都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我斬釘截鐵的回答，因為我想告訴他，我對他一無所懼。——在我的內心裏面，我始終懷疑山洞的爆炸案。

張師長飲彈身亡

就在遂寧歇馬的那一天，居然發生了一樁很大的不幸事件，陳鞠旅所率領的第一軍，他的參謀長和兩位師長，正在遂寧縣議會開會，會議進行之中，忽然聽到外面發出一聲嘹亮的槍聲。一位反共態度最堅強，行動也最積極的張師長，從會場跑出來察看，不料被人一排搶掃過來，當場

飲彈身亡，軍參謀長跟着搶步出門，居然也被暴徒轟斃。

陳鞠旅的部隊聽說參謀長、師長都給打死了，義憤填膺，拉起槍跑出來緝拿凶手，那些卑劣的刺客早已逃得影蹤全無，這時候我親自出面查問，當地的老百姓私下告訴我，根據他們在現場親眼目擊，這樁駭人聽聞的血案，從頭到尾，很可能都是穿黑制服的人合作演成。

我聞言大怒，打電話叫彭斌到我司令部來，電話久久接不通，正感焦躁，部下來報告，彭斌和他那支黑衣人部隊，竟然悄悄開拔，不知何往。這一下更證明了彭斌居心叵測，他一直在想製造事端，就因為我對他防範嚴密，他實在是要不出什麼花樣來，今天刺鎗陳鞠旅的兩位高級軍官，算是他最大的「傑作」了，他知道我會查出真相，因而畏罪潛逃，同時把他的部隊也帶走。

不久，消息傳來，彭斌轉到了成都，投在王陵基的麾下，我立刻打電話到成都去，叮囑王陵基，對彭斌務必特別小心，王陵基答說曉得了，他問我的行止，我說：我想先在遂寧駐一段時期，劉伯承要從這邊過來，我就跟他較量一下，但是我在遂寧住了不到兩星期，陳鞠旅也不辭而別，他那兩師人當然也帶走了。我得訊以後，大有悵惘若失之概，現在，我手下又只剩了那四五千名警察，以及二十軍的一部人馬，兵微將寡，既沒有支援，更得不到補充，一心想打，事實是打不成了。

再往北撤，到了三臺，當時胡宗南的大軍，集中在成都附近，三臺那邊也有一個軍，我未到之前跟他們連絡過了，他們的軍長對我執禮極恭

，他出城郊迎，席間，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意，央求我說：

「我因為急於要到成都去，就怕三臺的防務頓成空虛，現在好了，楊總司令到了，我是否可以将這個防區移交給你？」

我見他說話到還坦白，同時我心裏也在想，三臺是屏障成都的左翼，地位十分重要，沒有人在這裏防守是不行的，於是當時我只好問他一句：

「這附近一帶，是否有過情況？」

「沒有，」他說：「這一帶是乾乾淨淨的，地面也很平靜。」

就這樣，我算是無可無不可的接替了三臺的防務。

把安營紮寨的一些瑣事理清清楚，正在為兵力過少發愁，不曉得共匪強兵壓境的時候，我將怎麼樣應付？忽然，孫震的部隊千里迢迢，趕到三臺來跟我會合，我喜出望外，和孫震整理隊伍，部署防務，粗粗核算一下，兩部人馬相加起來，總數將近有三萬人。很好，我們勉強可以拼一下了。

有人在重慶陷落以後逃出來，談起重慶易手前後的情形，最令我憤慨的是：長官公署彈藥庫的負責人，臨撤退的時候逃得太匆忙，竟然不會遵照命令把庫裏的槍械彈藥全部破壞，就這麼走了，想起這些人平時貪污舞弊，拼命抓錢，緊急關頭偏偏一點責任都不負，真是言之痛心。共匪在重慶得了大量的武器，又逼着有錢的人捐獻，着實撈了一大票，他們的部隊在重慶整補了幾天，又急急忙忙的向成都進攻。（未完）